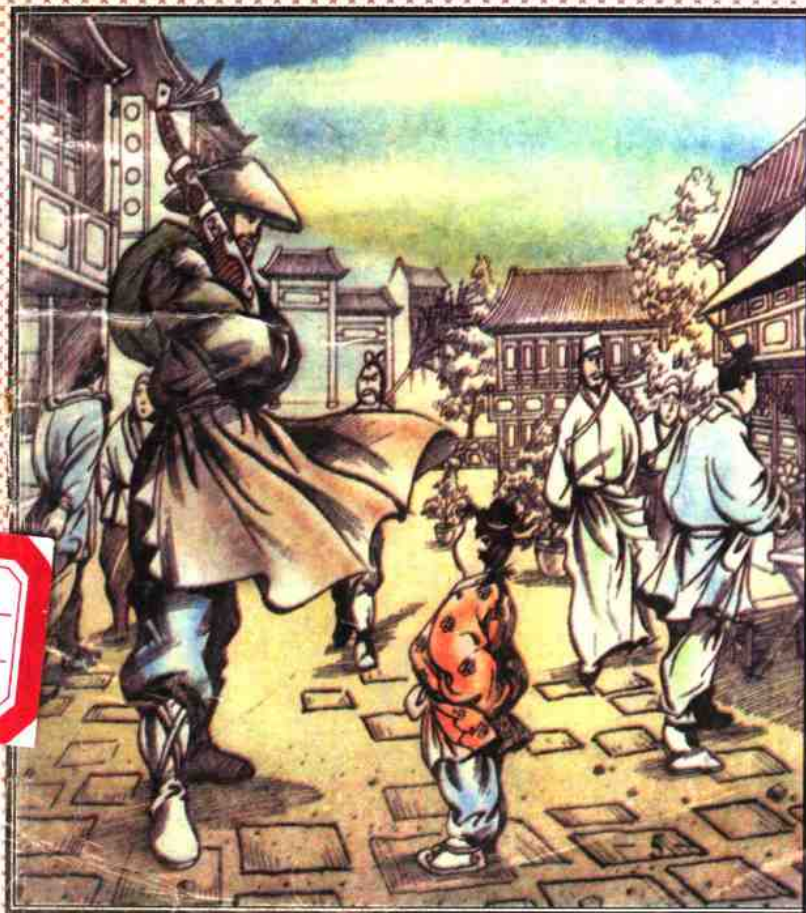


小鬼大吵闹



独孤红武侠专辑

上

小鬼大吵闹



独孤红系列⑨ / 文化艺术出版社

藏书

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鬼大吵闹/独孤红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11
(独孤红武侠专辑)

ISBN 7-5039-1483-1/I·641

责任编辑:郑向前

封面设计:刘文兴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小鬼大吵闹 (独孤红)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24印张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39-1483-1/I·641

定价:29.80元

前 言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本名李炳坤，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

在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尝试撰定武侠小说，以一部《满江红》一夕成名，轰动港台之后，相继出版《武林正气歌》、《玉翎雕》、《武林春秋》。

独孤红作品，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共六十四部，最新的九部，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把独孤红新派武侠小说推向最新的高潮！

1997年6月于北京



内容简介

干沙城斗鸡走狗场混混儿冷江月时来运转，“巧”遇上了九位江湖怪杰，经过一番调教，一跃而成为锦衣卫副指挥使。

朝廷东、西二宫争权夺利，西宫与江湖黑道相勾结，致使一位巡抚使丧命，两位巡抚使失踪，朝野震动。

冷江月奉皇上之命护送皇太子朱玉生，新任巡抚使张司同追查诸案，经过数月殊死搏斗，终于摧毁了西宫在江湖的据点逍遥堡。

然而，战功赫赫的冷江月却突然情场、官场两失意，干起了斗鸡走狗的老勾当……

哇操！人生如梦，朝廷歹寇！

本书故事复杂曲折，情节跌荡起伏，引人入胜，欲知详情如何？请看《小鬼大吵闹》！

目 录

第一章	无影杀手	(1)
第二章	逍遥堡主	(53)
第三章	幽庙淫语	(108)
第四章	智闯天南宫	(161)

目 录

- 第五章 夜黑风高 (218)
- 第六章 人心隔肚皮 (271)
- 第七章 醋坛子飞上天 (328)
- 第八章 痴情女子负心汉 (378)

目 录

第 九 章	家贼难防	(435)
第 十 章	回头是岸	(485)
第十一章	调虎离山	(540)
第十二章	借尸还魂	(594)

*****小鬼大吵闹*****

第九章 家贼难防

通城城效。

西山树林石坪。

冷江月搓着手，在焦急地等待。

韩雪梅派人捎来口信，紫倩出事了，要他赶到西山树林石坪等候。

他急急地赶来。

然而，等了将近半个时辰，还不见韩雪梅的人影。

难道又出事了？

他心如火焚，手心沁出了汗水。

他与韩雪梅的关系不同了，除了关心紫倩，还惦念着韩雪梅，所以显得格外焦急。

“笃笃笃！”传来了马蹄声。

他急步跨到石坪口。

一辆高蓬马车缓缓而来，车架上坐着一位戴竹笠的

*****小鬼大吵闹*****

马车夫。

马车驶入石坪。

车夫从架座上弹身跃下，单看车夫弹跃下车的姿势，便知是位功极高的高手。

“冷副指挥使。”车夫摘下竹笠。

“唷，原来是金帮主！”冷江月风见到来人急忙拱起双手。

车夫是飞鹰帮主金山亮，曾与冷江月有过一段恩怨，算是老相识了。

车厢里躺着盖着白床单的紫倩。

冷江月的心陡然一阵抽搐，抢车门旁，抓起床单里紫倩的手。

那手冰凉得怕人，血脉全无，但又觉柔软、细腻。

冷江月急声问：“她怎……么啦？”

金山亮目光机敏地扫过四周，压低声道：“薛堡主给她服了大丸，封住了她十七穴道，没事的。”

冷江月闻言，才轻吁一口气。

“不过。”金山亮顿了顿又道：“她中了九阴九阳大法，内伤情况严重，必须立即送到京城，只有御神手包愈痊才

*****小鬼大吵闹*****

能救她。”

冷江月脸色倏变：“她中了九阴九阳大法？”

他似乎不相信，连邓海山和陈飞鸿也无法挨一掌九阴九阳大法，紫倩怎能不死？

金山亮立即替他解开了疑团：“她穿着薛堡主的祖传护身宝天蚕金甲背心，才幸免此难，未当即毙命。”

“好邪毒的功夫！”冷江月不觉脱口而出。

金山亮肃容道：“为了以防意外，韩公子说请冷副指挥使严守秘密，若有人问起，除张大人和朱玉生外，就说她已经死了。”

“嗯。”冷江月点点头，复又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金山亮将韩雪梅告诉他的事，转叙了一遍，大致是薛尚钦请紫倩与韩雪梅设伏，准备擒拿西宫特使，将功折罪，不料，薛春桃中途劫走了韩雪梅等等。

冷江月蹙紧了眉头，原来韩雪梅中淫毒摧情针，促使他俩苟合，竟是薛春桃的恶作剧！

“该死的小丫头！”他不觉恨恨地骂出了声。

金山亮道：“韩公子叫在下转告冷副指挥使，薛堡主此次失手使紫倩受伤，实在不是有意的，请冷副指挥使见

谅。”

冷江月没有出声。

韩雪梅虽然没有对他说明，但从韩雪梅对薛尚钦的关心中，他已猜到薛尚钦对她有恩，而且恩重如山。

在这场恩与怨之中，韩雪梅确实不好做人，他心中不觉对她充满了怜悯与同情。

金山亮见冷江月没有表态，又道：“紫情在昏死之前，对薛堡主深有误会，因此韩公子请冷副指挥使一定要向朱玉生太子爷和张司同大人解释清楚，以免逍遥堡再受不白之冤。”

冷江月肯首道：“请放心，我一定会。”

“很好。”金山亮说着，从怀中取出绣花丝帕交给冷江月，“孤霞寺悟静大师已经遇害，绣花丝帕上的画面，你还是自己去仔细斟酌吧。”

冷江月接过绣花丝帕，捏在手中，迟疑了一下，问道：“韩公子为什么不来？”

金山亮道：“她身体有些不适，所以叫老夫代劳。”

“她身体不适？”冷江月抓住金山亮的手，“她怎么啦？”

*****小鬼大吵闹*****

他担心昨夜的“鲁莽”伤着她的身子，焦急之情不觉溢出言表。

金山亮浅笑道：“她没事，想不到当年斗鸡走狗场的混混儿，现在虽是锦衣卫指挥使了，仍是如此怜香惜玉。”

冷江月的脸红了，心一阵狂跳，他只知道金山亮已经知道了，他与韩雪梅昨夜的事。

其实，金山亮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一句笑话而已，实际上昨夜委身于他的也不是韩雪梅，而是薛春桃，但他却不知。

“哦，”金山亮敛起笑容，“韩公子还要在下告诉你，西宫特使已打算向张大人下手，请冷副指挥使务必小心。”

冷江月心神已定，沉声道：“知道了。”话音缓了缓又道：“金帮主，以你的身份怎肯为韩公子效力？”

这是他见到金山亮后，一直闷在心底的谜团。

金山亮淡淡地道：“如果你知道铁心帮帮主韩朝文，是在下的换贴兄弟，我想你就一定不会奇怪了。”

冷江月点头道：“原来是这样。”

金山亮似有感叹地道：“世上原有许多想不到的事。”

“不错。”冷江月略带有同感地道：“当年想不到金帮

*****小鬼大吵闹*****

主会肯帮我，让飞鹰帮毁灭在郑自操手中，而今咱们在此重新见面。”

金山亮叹息道：“过去的事如过眼云烟，无须再提，若说我帮过你，我也害你不浅。”话音突然一低，“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哦！”冷江月扬起了眉。

金山亮脸露喜色道：“郑自操被薛堡主用铁链钉穿手脚锁骨，关在逍遥堡水牢里了。”

冷江月扬眉皱起：“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明白薛尚钦的此举的用意，根据目前情况，此举除打草惊蛇之外，已无别的作用。

金山亮大概是由于复仇的喜悦，答非所问：“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冷江月默然片刻，突然问：“你以为薛尚钦真是想立功赎罪，以报答西宫娘娘来挽救自己？”

金山亮没有回答，肃容良久，缓缓地摇摇头：“我不清楚。”

薛尚钦城府太深，他捉摸不透。

冷江月又问：“冷玉函真在逍遥堡逍遥楼里？”

* * * * * 小鬼大吵闹 * * * * *

金山亮想了想，肯定地道：“我想一定在。”

“为什么？”冷江月追着问。

“因为……”金山亮愣了一下，毅然地道：“因为韩公子也是这么说的。”

冷江月脸上浮起一层阴云：“请金帮主告诉我，韩公子所雇的畸儿帮七鬼，究竟是什么人？”

其实，他心中已经有数，此问只是一求证。

金山亮抿起嘴唇道：“很快地你就会知道了。”

冷江月再问：“韩公子为什么要雇……”

“冷副指挥使。”金山亮打断他的话，“送紫倩回京要紧，在下就此告辞。”

未等冷江月答话，金山亮身形跃起，射空不见。

冷江月沉默片刻，弯腰捡起金山亮扔在地上的竹笠，戴在头顶上，然后仰起了头。

天空，未被竹笠遮住的一半，阳光耀目。

此刻，已是辰未巽初时分。

他放下车帘，跃上车夫架座，扬起了长鞭。

马踏四蹄，车轮“吱呀”一声开始滚动。

他低着头，仍在沉思刚才心中的疑问。

*****小鬼大吵闹*****

薛尚钦若是真心想赎罪，交出冷玉函就行了，为何要如此故弄玄虚？

难道冷玉函不在逍遥堡？

难道薛尚钦还另有阴谋？

难道西宫特使真能……

车子陡地一震，将他的思路打断。

马车停住了，停在石坪外的石道上。

马车为何停下来？

他捏着丝鞭的手缓缓松开，抬起了头。

石道中央站着薛春桃。

薛春桃身着花裙艳服，肩披红斗，斜背着一只包袱，右手拎着一柄长剑。

她身中的红斗像一团火，灼灼的眸光也像一团火。

冷江月略一沉思，从车架座上飞身而下，立在马车前。

他冷冷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她眼中闪着泪光：“我来找你。”

“找我？”他感到有些惊诧，“你找我干什么？”

她眼中泪水夺眶而出：“我爹爹把我赶出山庄了。”

* * * * * 小鬼大吵闹 * * * * *

薛尚钦又在要什么名堂？他心念疾转。

他冷着声道：“你爹把你赶出山庄，与我何干？”

他在有意试探，揣测对方的企图。

她忿忿地向前跨出两步，忽又顿住了脚步，用几乎近似哀求的口吻道：“我要跟你走。”

他不知道她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自然也就不明白她的话。

于是，他断然地道：“不行。”

她扁了扁嘴：“那你跟我走。”

他感到莫名其妙，但为了弄清她的用意，故意道：“去哪儿？”

她眸子中闪出兴奋的光彩：“去南海天崖庄。”

他觉得糊涂了：“那是什么地方？”

她翘起嘴唇道：“那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我娘的老家。”

他定定地望着她。

她一付出远门的打扮，眸子中闪露出的是喜悦，坚定的目光。

她今天怎么啦？真是越来越不像话，得认真地回绝